

人 文 知 识 青 年 读 本



中国 民族流变史

韦东超 王瑞莲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族流变史

人文知识
青年读本



韦东超 王瑞莲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中国民族流变史

韦东超 王瑞莲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194 千字

插页：4

版次：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100

定价：14.50 元

书号：ISBN 7-216-02854-6/C · 141

引 言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华古今各民族共同开创中华文明的历史。据统计,史籍记载的我国古代民族有160余个之多,而实际存在过的民族肯定不止此数。现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也还拥有56个成员。在古今中华各民族中,由于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人数相对较少,所以习惯上又概称这些民族为少数民族。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亡了的那些民族,都对中华民族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了解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才能全面而正确地认识中国悠久文明的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准确地掌握中国国情,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国家的富强统一贡献自己的才智。

近几十年来,史学界对我国各民族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成果的通俗和普及工作,尚有待进一步加强。本书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尝试的结果。我们并不打算面面俱到,而主要侧重于阐述我国古今各民族渊源与演变的历史。

族源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作为一种普及性的读物,我们不愿意过多地涉及争议各方的观点,一般只选取为较多人所认同的观点,然后进行

叙述。然而,即便如此,读者也能从中看到我国各民族多源多流、同源异流、异源合流、源流交叉的复杂关系,并进而从中体会到中华各民族自古以来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正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之一。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之一。一个种群讲不同于另外一个种群的语言,往往意味着他们分属不同的民族,并且有不同的渊源。语言越接近,意味着他们的渊源关系越密切。因此,我们完全有可能根据民族语言的系属关系,把我国古今各民族作相应的归类,然后再整体阐述其渊源与发展演变的历史。这种处理方法,还便于我们简化头绪,帮助读者理出一条简洁明了的线索。当然,由于民族形成与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语言研究的局限性,目前进行这种分类还存在一些困难,我们有时不得不参照地理因素,来弥补我们的框架缺陷。我们对匈奴、月氏、乌孙等民族的处理,基本上就属于这种情况。然而,尽管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仍认为这种分类法是值得尝试的,而且相信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它将逐渐得到完善。

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作者

于1999年元旦

目 录

一、马背民族 天之骄子	1
1. 匈奴	2
2. 乌桓	12
3. 鲜卑	15
4. 柔然	21
5. 奚、契丹	25
6. 室韦	28
7. 现代蒙古语族诸族的源流	31
二、驼走戈壁 锄耕绿洲	44
1. 西域城郭国家及其民族	45
2. 月氏	53
3. 乌孙	55
4. 丁零、高车、铁勒	59
5. 突厥	71
6. 回纥	77

7. 黠戛斯	83
8. 现代突厥语族诸族的源流	85
三、白山黑水 代出英豪	99
1. 肃慎、挹娄、勿吉	99
2. 靺鞨	101
3. 女真	104
4. 现代满——通古斯语族诸族的源流	111
四、高原雪域 氐羌是依	130
1. 羌	131
2. 氐	136
3. 蜀	140
4. 叟、昆明、乌蛮	141
5. 梵白蛮	143
6. 现代藏缅语族诸族的源流	145
五、饭稻羹鱼 百越之裔	177
1. 百越	178
2. 俚、乌浒	189
3. 僚、濮	190
4. 现代壮侗语族诸族的源流	193
六、盘瓠后裔 四海为家	210
1. 苗族	211
2. 瑶族	219

3. 畲族	224
七、植根中华 同昌共荣	228
1. 佤、布朗、德昂族	229
2. 土家族	233
3. 高山族	236
4. 京族	242
5. 回族	243
6. 朝鲜族	249
7. 塔吉克族	251
8. 俄罗斯族	252
八、炎黄子孙 有容乃大	255
1. 从炎黄集团到华夏族	256
2. 夷、蛮、戎、狄与华夏族	258
3. 民族大融合与汉族的发展	268
4. 汉族的迁徙扩散	273
附录:中国民族语言系属简表	281
主要参考书目	283

一 马背民族 天之骄子

匈奴单于曾自豪地称自己是“天之骄子”，而以骑马放牧为主的匈奴民族，以及继起的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和蒙古等民族也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他们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临大沙漠，北抵贝加尔湖的蒙古大草原上，纵横驰骋，豪迈放歌，谱写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篇章。这里是他们游牧生活的天堂，这里是他们走向世界的舞台。他们的活动，不但对中国历史，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们与南方农耕民族的友好往来与对抗，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涵，也促进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他们的向西迁徙和扩张，引发了波及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民族迁徙浪潮，密切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他们使世界历史充满了活力。

本章叙述的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室韦、蒙古等族，基本上属蒙古语族诸民族。匈奴的语言归属虽然尚无定论，但考虑到匈奴消亡后有不少遗众融入后起的蒙古语族诸族中，以及所述地理区域的统一性，我们决定把匈奴列入本章中叙述。

1. 匈奴

匈奴,又称“胡”,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它于战国中后期开始崛起,活跃于当时燕、赵、秦三国以北地区,秦汉之际强盛起来,并逐渐统一大漠南北广大地区,成为统治我国北方大草原地区的第一个强大民族。

匈奴的先民,可以追溯到传说时代的荤粥以及商周时期的鬼方、玁狁等活动于中原华夏族以北地区的以游牧为主的古代民族。传说黄帝曾北伐荤粥,而鬼方、玁狁更与商周王朝发生过长期的对抗冲突,是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华夏族最主要的外部威胁。

春秋战国时期,荤粥、鬼方、玁狁等名称相继消失,继之在史书上出现的是“戎”、“狄”等称谓。作为对我国西方、北方古代各族的泛称,“戎”、“狄”种类繁多,如戎有己氏之戎、北戎、允姓之戎、伊洛之戎、犬戎、骊戎、戎蛮、义渠之戎、大荔之戎、楼烦之戎,狄有赤狄、白狄、长狄等,分布地广及中原和西、北方各地。这些戎、狄当然不会凭空降生,其中一定有相当一部分是从鬼方、玁狁等族分化发展而来。那些分布在中原地区与华夏族交错杂居的戎、狄种类,最后多在战国时期融入华夏族之中,而居住在华夏族西、北边缘以远直至大漠南北地区的那些种类,则继续着自己的发展道路。

到了战国中后期,活动于今内蒙古河套和阴山(俗称大青山)一带的原先互不统属的各个氏族和部落,逐渐聚集在一个被称为“匈奴”的实力最强的部落的周围,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人群共同体——匈奴族,并建立起了自

己的国家政权——匈奴单于国。后来,随着匈奴国的不断扩张,匈奴族也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原先活动于大漠南北地区的其他戎狄种类以及一些渊源不同的氏族和部落大多融入匈奴族中或自称为“匈奴”,使匈奴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总的来说,匈奴族应与先前活动在北方的荤粥、鬼方、猃狁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但上述各族的后裔并不全部包括在匈奴族之内,匈奴族也不仅仅源于上述各族。

14世纪伊儿汗国的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名著《史集》第一卷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由于(塔塔尔)极其伟大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部被称为塔塔尔(鞑靼)。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闻名。正如现今,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种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突厥部落(这是拉施特的泛称,并非真的认为他们都是突厥部落),如扎剌亦儿、塔塔儿、斡亦剌惕、汪古惕、客烈亦惕、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这样一来,他们现今的后裔以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同蒙古的名字有关系并被称为(蒙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古代,蒙古人(不过)是全体突厥草原部落中的一个部落。”这段话对于我们了解匈奴以及继起的我国北方古代游牧各族如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族的形成和渊源,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匈奴的人种,国内外学者争论较多,有的认为属欧罗巴种,有的则认为属蒙古利亚种,两种说法至今仍相持不下。

匈奴的语言,学术界的争议也较大,一般认为属于阿尔泰语系,但也有认为属于印欧语系的。在赞同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学者中,又分为两大派,一派认为属于该语系的突厥语族,另一派则认为属于蒙古语族。由于文献留下的相关资料较少,加上匈奴族构成的复杂性,目前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尚有很大难度。

匈奴于公元前4世纪末崛起于河套阴山一带后,势力发展很快,迅速成为赵、燕、秦战国三雄的北边劲敌。三国不得不修筑长城以抗拒匈奴的侵扰,赵国甚至专派良将李牧以防御匈奴。公元前265年,李牧曾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匈奴势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秦统一六国后,为了解除北边的威胁,于公元前218年遣大将蒙恬将兵30万北击匈奴,匈奴头曼单于(这是见于记载的匈奴第一个单于)不敌,被迫北徙,秦夺取了河套地区。为了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秦朝从内地移民3万户以充实边外。接着,又把原来燕、赵、秦三国在北方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重新修缮,并东西扩展,筑成东起辽东西至临洮的万里长城。这条长城,对于抵御匈奴贵族的骚扰,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各地旧贵族和地主势力也趁机反秦,致使秦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边防空虚。于是匈奴趁机南下,重新夺回了富饶的河套地区。

就在这个时期,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一场对匈奴社会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的权力争夺。公元前209年,年轻的冒顿射杀其父头曼单于,自立为单于。从此,匈奴在这位英明果敢的首领的领导下走上了辉煌发展的新时期。

初登权力颠峰的冒顿单于(公元前 209 年—前 174 年在位)为了赢得匈奴各部贵族的支持和信任,先后东向击破强大的东胡,西向击走月氏,占领河西走廊,又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令、坚昆、薪犁等族。在一连串军事胜利面前,匈奴各部贵族全被震服,他们盛赞冒顿的贤明,不敢再存二心。

冒顿单于同时还整顿内政,使匈奴国家组织更趋完善。在最高统治者单于之下,设左、右贤王(匈奴语称左、右屠耆王。匈奴以左为尊,因此左贤王常由太子充任,并继承单于位),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他们是匈奴国家的上层贵族,多的统军万骑,少的也有数千。大贵族之下还有小贵族,共同构成匈奴国家的贵族统治网。这些大小贵族的权力是世袭的,像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等都是著名的望族,而虚连题氏(又译“挛鞮氏”)则世袭单于之位。

这时的匈奴正是兵强马壮,上下一心,拥有“控弦之士”(骑射部队)三十余万,控制着东起辽东,西至河西,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的广大地区。于是趁新兴的西汉王朝人疲马乏之机,公元前 201 年冒顿南下兵围马邑(今山西朔县),迫使韩王信投降。第二年,匈奴进围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刘邦不得不亲率大军前往抵御,但却被冒顿发精兵 40 万围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上达七日之久。最后刘邦用陈平之计,厚礼贿赂冒顿的阏氏(妻子)方得以脱身。这就是著名的“白登之围”。

从此匈奴气势更盛,屡屡南侵。公元前 198 年,汉高帝刘邦不得不委屈求全,与匈奴结和亲之约,将公主嫁给单于为妻,每年赠给匈奴大量财物,又开关互市,以求得

北边的安宁。此后终高帝之世,中经惠帝、吕后以至文、景二帝,六七十年间,和亲成为西汉王朝对待匈奴的一种政策。

但和亲并不能满足匈奴贵族的贪欲,汉朝的北部边境仍经常遭到匈奴的侵扰,吏民被杀,人口被掠,财物被劫,无数的财物和出塞的公主并不能为西汉王朝换来和平。奉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政策的西汉王朝对匈奴的侵扰似乎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朝廷已无内顾之忧,反击匈奴的条件完全成熟了。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就招募愿意出使大月氏的人,准备联络大月氏,以夹击匈奴。虽然应募出使的张骞未能达到目的,但这表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已决心与匈奴决一胜负,洗刷先辈的屈辱。

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战主要在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间进行,先后打了十几仗,其中带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127年。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军迂回陇西,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进行大包围,最后匈奴白羊王败走,西汉完全收复河南地区,建立了反匈奴基地。

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121年。匈奴虽遭重创,但仍凭借河西控制西域,并不时南进骚扰汉边。这一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斩杀匈奴折兰王、卢侯王,俘获浑邪王(也作昆邪王)的儿子及河西匈奴诸部的相国、都尉等。同年夏,霍去病再次西征,越居延海,攻到祁连山一带,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匈奴单

于迁怒于河西地区仅存的浑邪王和休屠王，准备将他们召回龙城（今蒙古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治罪。二人闻讯后决定降汉，后来休屠王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杀死，浑邪王遂率河西匈奴各部四万余人降汉。西汉王朝于是尽得河西，不仅保障了陇西和关中的安全，而且打通了连接西域各国的道路，既加强了自己，又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从此，匈奴在战略上完全处于劣势。

第三次发生在公元前 119 年。为了彻底击溃匈奴，这一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 5 万，私从各 4 万，后方支援数十万，分两路出征匈奴。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

卫青率领的西路军长途奔袭，北进千余里，与匈奴单于主力相遇，力战败之，单于被迫西遁。

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出兵，深入二千余里，大破匈奴左贤王，凯旋而归。

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被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从此漠南无王庭”。也就是说，当时蒙古高原南部，即今我国内蒙古地区已没有强大的匈奴势力存在，原来在这里游牧的匈奴各部不是被击溃，就是被迫北移、西迁。

退守漠北的匈奴，终汉武帝之世仍不时受到汉朝军队的攻击，处境十分艰难。昭帝（公元前 86 年—前 74 年在位）即位后，汉匈双方才复和亲之约，恢复了友好关系。

但好景不长，由于匈奴侵袭乌孙，损害了汉朝在西域的利益，汉朝遂与乌孙联兵进攻匈奴，给匈奴以沉重打击。被匈奴长期奴役的许多民族，如北面的丁零，东面的乌桓等，这时也乘机纷纷起来反抗，力图摆脱匈奴的统治。多面受敌的匈奴元气大伤，人民伤亡损失达三成，畜

产损失过半。

外患频仍的匈奴这时又陷入内乱之中。公元前 60 年虚闾权单于死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分裂和内讧，竟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匈奴几乎陷入绝境。最终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取得优势，占据了单于庭，并归降汉朝以为藩臣。而仍与呼韩邪单于对抗的另一位单于郅支单于见汉朝大力支持呼韩邪单于，怕不利于自己，遂渐渐率众西迁至中亚。漠北空虚。

汉元帝时，后宫良家女王昭君出嫁呼韩邪单于，将已经很友好的汉匈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从此至王莽篡汉，匈奴与汉朝的和平隶属关系保持了四十多年。

王莽篡汉以后，由于他采取侮辱匈奴单于的政策，致使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并一直持续到东汉初年。

公元 46 年，匈奴单于舆死，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由此引发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导致政局不稳。同时，匈奴境内连年大旱，赤地千里，瘟疫流行，人畜大量死亡，被匈奴奴役的乌桓部乘机反叛，迫使匈奴部落北徙。社会的混乱更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48 年，统管匈奴南八部的右薁鞬日逐王比（前呼韩邪单于之孙）自立为单于，仍以呼韩邪为号，表示效法祖父归附中原，卫护汉匈友好关系的意志和决心。然后，他率部四五万人，南移至五原（今包头西北昆都仑召一带），归降汉朝。东汉政府封其为南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单于所部实力比北单于弱，它是在东汉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才维持着自己的政权的。不但如此，东汉政府还极力防止南北匈奴的联合，并支持鲜卑、西域各族为摆脱北匈奴的统治而进行斗争。这样，在多方的打击下，北匈奴不得不全面退守漠北和西域北部一带。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 89 年),汉朝利用北匈奴内部矛盾和新遭自然灾害,与南匈奴等联兵出击北匈奴。北单于接连大败。永元三年,北单于率部分部众西迁,北匈奴政权全面瓦解。漠北地区遂被西进的鲜卑族占据,而留在草原东部的匈奴尚有十余万众,不久皆自号鲜卑,成为鲜卑族的一部分。

西逃的北匈奴单于先迁到乌孙驻地(伊犁河流域一带),以后有部分继续西迁,最终可能进入东欧一带。

溃散的北匈奴还有一部分活动于阿尔泰山和天山东端之间。他们主要是北单于之弟左谷蠡王于除鞬的部众和呼衍王部,其主要牧地在今巴里坤湖和博斯腾湖之间。他们经常侵袭车师后王国和山北六国,对东汉在西域的统一以及西域各国的社会安定,带来极大的威胁。直到公元 151 年,汉朝军队才最终消灭这支匈奴残部。从此,匈奴在西域的活动基本消失了。

当然,不应忽略,还有相当多的北匈奴人归降了汉朝和南匈奴,被安置在北方边郡。后来有些又叛逃而去,继续游牧于大漠南北地区。直到西晋时期,塞外仍陆续有匈奴部落归降,可以证明即使在北匈奴政权崩溃后,仍有不少匈奴部落分散游牧在塞外大草原上。

不过,此后匈奴史的主角应是南匈奴人。

这时的南匈奴已今非昔比。由于东汉政府的扶持和不断吸纳北匈奴降众,在北匈奴破灭之后南匈奴已拥有 34 000 户,237 300 人口,精兵五万余人。当时北边诸郡,如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今甘肃东部、山西、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都布满了南匈奴及北匈奴新附之众。顺帝永和五年(140 年),南匈奴发生内乱,东汉政府为了避免侵扰,将河西、